

# 面对理想:《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 与《单位》的互文性

黄晨

(河北大学 文学院,河北 保定 071000)

**摘要:**《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和《单位》都是以青年知识分子对理想之思考为主要内容的文本,在不同时代背景的观照下,呈现出不同的文本特征。通过对两部作品的互文性阅读,可以看到不同时期青年知识分子在面对理想时所展现出的精神状态。

**关键词:**《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单位》;互文性;知识分子;理想与现实

**中图分类号:**I207.4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2494(2015)01-0073-04

王蒙的《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和刘震云的《单位》,分别于20世纪50年代和20世纪80年代问世。作品产生的历史背景、人物的生存环境和作家所寄予的价值观也各不相同。把这两部作品联系起来的重要纽带是林震和小林。他们都是朝气蓬勃的青年知识分子,都渴望在新的工作单位实现理想。《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是在1956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一方针鼓舞下写出的表现人民内部矛盾的小说,写的是对新中国和革命事业抱着单纯而真诚的信仰的青年教师林震被调到区委组织部工作后,所遭遇到的矛盾和困惑。《单位》则突破了传统现实主义的手法,以琐碎小事描写了小林在分配到工作单位后怀揣着的理想在日常生活中被冲淡、个性被消磨的经历。通过这两部作品的互文性阅读,不同时期作家笔下的青年知识分子形象在面对理想时的精神状态,可见一斑。

## 一、理想与现实的冲突

“互文性”这一概念于20世纪60年代首先由法国符号学家、女权主义批评家朱丽娅·克里斯蒂娃在其《符号学》中提出:“任何作品的文本都像许多行文的镶嵌品那样构成,任何文本都是其他文本的吸收和转化。”<sup>[1]</sup>而在法国符号学家米歇尔·里费特尔看来,一切互文性关系都必须置于每一个文本的结构母体之上,即文本和它的互文本是同一结构母体的变体。他指出:“意义是建立在文本所提供的结构基础上,每一个原来的破译都是这个结构的变体。”由此可见,互文性关涉到一个文本与其他文本的对话、吸收、戏仿以及批评活动。

《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和《单位》在描写青年知识分子面对理想这一母题时,即是一对互文性文本。从当时特定时期的大众的阅读期待视野来看,《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是一篇旨在揭露和批判社会主义条件下官僚主义作风的作品,但是从“外来者”林震的角度来看,这更是一篇以个人体验和感受为出发点,通过个人的理想与现实的环境冲突来表现人的心路历程的成长小说。林震原是一个小学教

收稿日期:2014-09-23

作者简介:黄晨(1989-),女,河北保定人,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

师,他是带着一种“节日的兴奋”来到组织部这个新环境的。但是当他打算融入这个环境时,一系列的现象令他发现现实的情景与自己的想象有着非常大的差距:区委干部们是随意而松懈的,他们在办公室聊天,看报纸,大胆地拿林震认为最严肃的题目开玩笑。尤其让林震不满的是第一副部长刘世吾对待任何事物所表现出的“就那么回事”的淡漠态度,和工厂建党组组长韩常新“漂浮在生活边上”的工作作风。这样的现实令他感到愤怒和不解,同时,他为无法顺利融合于这一环境而惶恐、伤感。

新写实作家刘震云于1989年发表的小说《单位》,侧重描写人与环境的关系,叙写了初到工作单位的大学毕业生小林,面对强大的环境压力,不自主地陷入原来拒绝陷入的“泥淖”,并且在适应这一环境的过程中美好的理想归于平庸的现实,呈现出的是青年知识分子在新的社会人际关系和被这种关系网络衍生出的单位文化逻辑同质化的经历。小林由于生活中遭遇到的各种实际问题,比如婚后没有自己的房子、工资收入低等等,逐渐意识到生活本身的沉重压力。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他不得不改变自己,艰难地向过去厌恶的世俗关系下的人和事低头。最终,小林在单位中成为一个平庸、无任何棱角的普通小公务员。

同一种主题被放入不同的叙述环境中,表达的思想意义也不相同。这两种不同的“成长”方式,表现手法不同。同是描写青年知识分子来到新的工作环境,《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以林震的心理体验为视角,在事业与爱情这两条线索上,通过处理麻袋厂事件的始末,展开对理想与现实之冲突的描述,内隐着主人公成长的心路历程;而《单位》则以日常生活中的一件件微不足道的小事,比如过节单位分裂、同事会餐、争取入党、打开水、扫地、分房子、搬家,等等,消解着主人公小林的个性,使他最终被世俗大潮吞没。可以说,小林的境况,在某种程度上是林震生命历程的延续。

## 二、个人经验与环境的背离

一种书写方式本身体现着特定时代的语境和规制,相同的题材,经过作者不同的写作手法,也会展现出相异的特点:同是青年知识分子面对理想之思考,在王蒙笔下是彷徨与困惑,在刘震云手中则是无奈与沉沦。

《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的主人公林震,青春、活泼,有朝气,富于理想和热情。他是怀着真诚的心和渴望成长与认同的焦虑来到组织部的。他22岁,“他的生命史上好像还是白纸,没有功勋,没有创造,没有冒险,也没有爱情”<sup>[2]</sup>,他来到一个新环境,正好可以锻炼自身,走向成熟,实现心中追求理想甚至爱情的夙愿。刚到组织部,凭借着对以往在电影中看到的“全能的党委书记”的深刻印象,林震对即将开始的新生活充满了神圣的憧憬。作为一名年轻的共产党员、党的工作者,能够来到党委组织部工作,心中的激动与欢畅是不言而喻的。当他怀着这样单纯美好的想象投入到工作中去的时候,现实给了他沉重的打击:整个部门官僚习气严重,工作人员革命意志衰退、冷漠麻木;忙碌又漫不经心,拖沓却又一本正经的工作态度;完全走形式的会议;庸俗的争论、高深而无用的分析……这些现象时刻冲击着他,使他迷惑不解。他的娜斯嘉式的“对坏事绝不容忍”的处事态度,也让他对现实生活中发生的每件事情都产生疑虑。特别是在处理通华麻袋厂厂长王清泉的问题上,他与第一副部长刘世吾、工厂建党组组长韩常新发生了分歧,这更令他生发出“我不知道为什么,来了区委以后发现了许多许多缺点,过去我想象的党的领导机关,不是这样……”<sup>[2]</sup>的感慨。最终,在区委常委会讨论麻袋厂问题的时候,作为列席者参加的林震,大胆地发表了自己对这件事的看法,并当面批评了刘世吾和韩常新。这一举动,引起了会议的骚动。但与会领导不甚明朗的态度,使他极为困惑。在作品结尾处,“林震靠在组织部门前的大柱子好久好久地呆立着……他懂得了生活真正的美好和真正的分量;他懂得了斗争的困难和斗争的价值,他渐渐明白,在这平凡而伟大的包罗万象的担负着无数艰巨任务的区委,单凭个人的勇气是做不成任何事情的……从明天……”<sup>[2]</sup>,故事讲到这里,笔锋一转:“办公室小刘走过来叫他:‘林震,你上哪儿去了?快去找周润祥同志,他刚才找了你好三次。’——区委周书记亲自找他!”<sup>[2]</sup>

虽然文章并没有说明区委书记找这位年轻人是为何事,开导或规劝?赞扬或批评?但林震在困惑与不解中依然表现出来的年轻人的明朗态度与对未来的热望,不禁让人感觉到了一丝光明。

与林震一样,小林最初对自己的未来也是有过一番设想的:考研,然后干出一番事业,过上好的生活,实现理想。但是他又与林震不同。林震出身教师,虽然有一定的工作经验,但是书生气十足,是典型的知识分子的代。而最后没有考研而是直接进入机关单位工作的小林,还是个刚刚大学毕业、没有任何工作经验的年轻人。相比之下,小林更加单纯、棱角分明,刚刚到工作单位时,“学生气不轻,跟个孩子似的,对什么都不在乎”<sup>[1]</sup>,说话口无遮拦。但是现实让他慢慢懂得这样做的代价就是生活水平得不到提升,理想抱负更无法实现。幡然悔悟后,在工作作风上,他准时上班,整齐穿戴,尊敬老同志,再也不乱开玩笑,积极主动承担自己所在办公室的任何杂务。并且,他逐渐认识到“入党”是他追求上进的过程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从此,他开始了漫长的“进步”之路。虽然他在追求入党的过程中讨好女老乔、帮老张搬家,但最终的结局仍然由于单位人事的变动和阴差阳错的纠结,没有入党成功。尤其是当他认识到现实的“真相”的时候,小林表现出一种向低处走的趋势:对抗现实→受难→悔悟→像换了一个人→工作积极,政治上追求进步,因此越到后面,“积极打扫卫生,打开水、分梨、收拾梨皮”等行动变成手段<sup>[2]</sup>,而做官、住好房子、坐好车等一己之需却成为小林追求的终极目标。林震那种对革命的崇高理想在小林这里变成了个人化的生活理想。到了《单位》的续篇《一地鸡毛》里,小林对外界的声音充耳不闻,专心对付菜篮子等问题。他可以骑着三轮车去拉大白菜,甚至可以放下机关干部的身份帮过去的同学当街叫卖烤鸭。“如果收拾完大白菜,老婆能用微波炉再给他烤点鸡,让他喝瓶啤酒,他就没有什么不满足的了”<sup>[3]</sup>。不可否认,满足于日常生活使小林这个曾经满怀壮志的大学毕业生逐渐失去实现理想的激情。在单位中个性的丧失,又无奈于生活的磨损,小林终究是不会拥有林震那样在困惑中仍然保持的明朗与积极的态度了。

在《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中,林震作为小说的主要人物,是一个正在成长的青年共产党员。他快乐、单纯的性格与组织部沉闷、复杂的环境形成鲜明的对比。如他第一天到组织部报到,口袋里就揣着《拖拉机站站长与总农艺师》的小册子,因为是团中央推荐的书,他林震作为青年共产党员就要认真阅读;他接触到赵慧文,被她的友善亲切所打动;刘世吾自述的个人经历,也令他激动、期待……但是他在经历了麻袋厂厂长事件后的感悟又让我们看到了他的逐渐成长。对于理想,他仍是抱有很高的期望:“区委书记找林震了吗?那么不是从明天,而是从现在,他要尽一切力量去争取领导的指引,这正是目前最重要的……”<sup>[4]</sup>这时的林震,辨清了方向,也许他内心依然彷徨、困惑,但他“坚决地、迫不及待地敲响了领导同志办公室的门”<sup>[5]</sup>。

而小林的出场和活动则是在琐碎的日常生活情景中展开的。由于生存的艰辛,以往对于理想的憧憬已荡然无存。他更无法像林震那样在欣赏交响乐时,与“提琴奏出的诗一样的主题”<sup>[6]</sup>产生深刻的共鸣。他思考的只是像“世界说起来很大,中国人说起来很多,但每个人要迫切处理和对付的,其实就身边那么几个人,相互琢磨的也就那么几个人。任何人都不例外”<sup>[7]</sup>这样的问题。经过单位环境的“浸染”,小林最终被世俗所吞没也是在所难免。小林以他的桀骜不驯向老于世故的妥协,说明青年人的率真与热情已全然退却。而林震面对组织部第一副部长刘世吾的缺点,可以公开地、大声地指出“您不对!”<sup>[8]</sup>“您看不到壮丽的事业,只看见某某在打瞌睡……难道您也打瞌睡了?”<sup>[9]</sup>这样的责问,是“政治上成熟”后的小林在理想的缺失下难以企及的。

### 三、时代对理想的诉求

理想是生命的顶端,执著于理想的追求也是为人生创造一份不可磨灭的记忆。对于知识分子来说,追求理想是他们一生所愿。面对理想,不同时期的知识分子也有不同的思考。作为作家笔下的人物形象,知识分子就更多地带有了那个时代的烙印。

20世纪50年代中期,新中国的生活刚刚展现出魅力,周围弥漫着早春气息,一切都充满生机和活力。在这样一个时代,人们的理想是高扬的。面对物质相对匮乏的现状,作家们也更多地把目光投向了人们的精神世界。那么作为一个青年知识分子,就更应时刻把党和国家的命运放在心上,以实际行动来表示自己的忠诚。像林震这种单纯、活泼、朝气蓬勃的知识分子,对理想、对工作更是充满激情。他虽然在工作中屡屡碰壁,遭受挫折,但仍然没有放弃对革命理想的执著追求。林震融于革命却又疏离组织的遭遇,使他困惑、彷徨,但他心中对崇高理想的坚定信念又让他不至于完全沦落为刘世吾、韩常新们。

小林也是刚来单位的“新人”,同样充满激情和理想。但“小林不仅没有赓续先行者林震的乌托邦理想,还成为革命的‘分梨(离)者’,疏离组织,并喻示新人的偏航”<sup>[4]</sup>。20世纪八九十年代,正处于社会转型期。与理想主义高涨的50年代不同,这一阶段世俗化的加剧使人们更多地关注日常生活上的琐碎细节。面对理想,年轻人已然不像林震那样充满豪情,将理想的实现作为个人生活的全部内容。在这样的背景下,小林纵然也怀有过诸如考研、干出事业、过上好日子这样的理想,但现实的情景却不允许他这样做。他的“上进”也在生活的压力下逐渐变成为改善生活质量和个人生活境遇而努力生活的追求,这种追求“上进”的“理想”定位可能正是作品想要反思的:面对市场导向的功利主义、面对庸俗的单位人际伦理文化<sup>[4]</sup>,理想应重建。对信仰的坚定、对理想的热忱、对目标的忠诚都是新的时代背景下青年知识分子独立思考、不轻言妥协的一种坚守。这种坚守是新的时代对理想的诉求。

理想与现实往往是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对于知识分子来说,在面对理想、实现理想的过程中都会出现理想与现实相碰撞、个人经验与客观环境相背离的状况。同时,不同时代环境对知识分子所抱有的理想也有不尽相同的规约。但不可否认的是:我们总能够在不同时期的知识分子身上找寻出他们对待同一问题的相似性。也只有对这些相似性进行归纳总结,才能对知识分子这一形象有更加全面的认识。

#### 参考文献:

- [1]朱丽娅·克里斯蒂娃.符号学:意义分析研究[M].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
- [2]王 蒙.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M].广州:花城出版社,2009.
- [3]刘震云.温故一九四二[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
- [4]廖 斌.革命偏航与小林的前世今生——从《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到《单位》[J].淮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5):113-116.

### Facing the Ideal: The Intertextuality of *A Young Man in the Organization Department* and *Unit*

Huang Chen

(College of Literature, Hebei University, Baoding, Hebei 071000, China)

**Abstract:** *A Young Man in the Organization Department* and *Unit* are based on the youth intellectuals' thinking in the face of ideal. The two texts show the same writing characteristics, although under different background of times. Through reading the two books we can see the mental state of young intellectuals toward the ideal in different period.

**Key words:** *A young Man in the The Organization Department; Unit*; intertextuality; intellectuals; ideal and reality

(责任编辑 崔福林)